

大峽谷之戀  
後墨



责任编辑：罗 江

美术设计：彭 放

---

**大峡谷之恋**      淡 墨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  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

---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.5 字数：70,000

1988年3月第一版   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

---

ISBN 7-222-00111-5/1·18    定价：0.88 元

---

## 目 录

### 高原和人生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高原老人       | 3  |
| 大峡谷        | 6  |
| 酒神         | 8  |
| 山魂         | 11 |
| 月下         | 14 |
| 金江船夫       | 16 |
| 森林的女儿      | 19 |
| 石匠         | 22 |
| 拾回来的失落     | 25 |
| 山里，有这样一个女人 | 28 |
| 守林人和他的窝棚   | 31 |
| 鹰          | 33 |
| 小屋         | 34 |
| 深山小磨       | 36 |
| 溜索         | 38 |
|            | 1  |

---

|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|
| 江河水     | 40 |
| 失落，不只爱情 | 43 |
| 山间，那条小路 | 45 |
| 回归      | 47 |
| 迟来的爱    | 50 |
| 女孩子的春天  | 53 |
| 伞下      | 55 |
| 周末，有雨   | 57 |

## 历史和回忆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庄跻入滇      | 63 |
| 陈圆圆之死     | 67 |
| 咒蛟台的冬天    | 70 |
| 红烛        | 73 |
| 民主草坪      | 75 |
| 冬日荷塘祭     | 77 |
| 在聂耳墓前     | 80 |
| 草原，我心中的草原 | 82 |

## 故乡和春天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写在故乡的土地上  | 87  |
| 绿色的田野     | 91  |
| 故乡的井台     | 94  |
| 春歌        | 96  |
| 花灯        | 98  |
| 啊，金沙江     | 100 |
| 版纳，在黎明中醒来 | 102 |

## 心灵和自然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心灵的窗口 | 109 |
| 云     | 112 |
| 心灵的荧光 | 114 |
| 在海边   | 116 |
| 岩     | 118 |
| 记忆    | 119 |
| 月光下的湖 | 121 |
| 雪     | 123 |
| 大河与白杨 | 125 |

3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归来吧，云 | 127 |
| 重逢    | 129 |
| 月光曲   | 131 |
| 落叶    | 133 |
| 小溪    | 135 |
| 沙漠    | 137 |
| 夜歌    | 139 |
| 帆     | 141 |
| 山谷里的雾 | 143 |
| 墓碑    | 145 |
| 大峡谷之恋 | 147 |
| 后 记   | 154 |



# 高原和人生



## 高原老人

他老了，生命的山已经伸入雪线。

他住在一间石板屋里，那是一个进化了的元谋人的山洞。火塘里的火烟熏黑了这石屋里的岁月。他坐在火塘边，一尊风雨雕塑过的岩石。默默地，默默的他是大森林静止了的风暴。他闭目养神，再不轻易用那两道黑色的闪电去扫瞄这个世界了。他的腰上缠着一根腰带，象大山腰上缠着曲折而又艰险的人生道路。他那杆威镇山林的铜炮枪，如今也很少发脾气了。他把它搂在怀里扣动着扳机，扣动骄傲的记忆。大森林无情地留下了他的昨天。

不想女人了，还想酒。

火塘里的火突然笑出一朵火焰，闪光灯一样照亮了老人清瘦的身影。他瘦瘦的，就象那被岁月冲走了泥土只剩岩石的高原。

石屋里很静，静得那缕青烟都在他的烟锅上禁止了。几只蝙蝠在石屋里飞旋，飞旋，就象老人飘忽不定的思绪。他在反刍自己的生活——

婚礼上的唢呐最能兴奋他的记忆。一个妖精，一个用三媒六证娶来的妖精（他们从未见过面），新婚之夜就逃离了，逃离成大森林的红狐。

什么婆娘，女人，还是大森林靠得住，他夜夜睡在大森林的怀里。

扛着强悍的山风向崖顶攀登，葛藤断了，一棵高山松抱住他的生命。

突然和一只老熊在大森林里狭路相逢，他没有拔刀也没有取枪。他看着它（眼睛里喷着火），它看着他（瞳仁里藏着凶虐），就这样对峙了很久很久。最后，还是老熊一闪身走进了老林。

大雷雨之夜，闪电的花开得真美！一个迷路的姑娘到他的窝棚里借宿。火边，她就睡在他平时睡的那张豹皮上，露在外面的腿白白的，隆起的胸脯老酒一样荡漾，……他，心跳着，痛苦地颤栗着在篝火边坐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姑娘走了。他很后悔，后悔什么呢？野人！

他盼望采蘑的季节，盼望各色的女子进山。

他从窝棚里偷看那些山妖的身段。

他从虎口里夺回来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成天拳头都打不跑的妻子。

新谷节。全寨子的人都喝醉了，就他醉不倒，所有的汉子向他伸出了大拇指。可如今再不能海喝了。他是坐着的山，不再是滚动的雷霆。

他老了，那杆铜炮枪越来越沉重地压迫他的灵魂。本来他想让儿子先喝下一碗熊血，然后双手捧着枪把一个古老的心愿交给儿子。谁知儿子眼里竟然没有那杆枪，还傲岸地说：他要做一个郑和那样的高原汉子！

儿子到很远很远的一个没有岩石和大森林的地方读书去了。他也住进出猎才住的石板屋不再回寨子。完整的高原被劈成了两半。

岁月无声无息地从石缝里滴落着。生命最后的几个太阳晒醒了老人一个希望，他突然觉得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告诉儿子。一句什么重要的话？儿子还没有回来，他就抱着那杆铜炮枪在石屋里孤独了。

## 大 峡 谷

沉重的历史把大地深深地踩陷下去，高原人失去了地平线……

山和山对视，一个又一个世纪，象总也搂抱不在一起的情人。岩石般的思念长满了青苔。辽远的旷阔是一个使大峡谷痉挛的梦。炊烟扁着身子站起来，风侧着身子从这里走过。一天几个钟点的太阳，晒不干山神的血腥味。飘逸的白云担心可怕的跌落，老鹰始终没有缝好被大山切碎的天空。

金币似的太阳刚刚一晃，又被大山收藏起来了。玄色的神秘淹没了高原。大峡谷很黑，黑得很寂寞，黑得很美，黑得就象高原深邃的瞳孔。天和地，山和水，一切和谐与不和谐，通通在这黑色里溶合。世界无边无沿，无根无底，闪电一次又一次地曝光，血红的黎明才在大峡谷里

受孕。

一种荒诞和神奇的覆盖。古猿为山民摇着石磨，养乖了的小熊象只看门的黑狗。老林里有穿红裙子的山妖……它们的故事在高原人的火塘边被反复加工，加工成青铜饕餮一样的传说。

山洞里是永恒的司芬克斯之谜。毒蛇吞吐着血红的恐惧，老虎的咳嗽很吓人，……可城里那些腰肢很细的少女却爱读大峡谷的传奇。

大峡谷用它桀骜的秉性熔冶高原人。这里不时兴细皮嫩肉，珍珠霜再抹也没有用，风暴把女人的皮肤揉搓得很粗糙，林涛把她们的声音裹挟得很厚重。雷雨轰击，闪电抽打，不安和躁动，痛苦和渴望，生活的重负就这样锻打山里人的脊梁。火塘里，他们保留着燧人氏的火种。他们弯弓猎兽，射出青铜鼎上威武的姿势。牛角号吹奏大峡谷永恒的高亢和悲凉。这儿的男人和女人，就这样一代一代象这儿的大山一样扛起高原上这块沉重的天空。

## 酒 神

高原汉子的太阳是从酒碗里升起来的。

酒就是他们的女人。

生活里没有酒就没有兴奋和燃烧。围着火塘端起海碗喝呀，一碗接一碗，饮下这火辣辣的人生。喝了酒，他们大怒江一样跌跌撞撞的走路，用酒烧红了的眼睛看大山跌倒，世界摇晃……

喝火辣辣的白酒，用烈性的酒暴发烈性的灵魂。泛泡沫的香槟啤酒他们不喝，那是城里的小白脸喝的，喝那样的酒连胡子都长不出来。不要鸡大腿茴香豆，就这白酒才能使高原兴奋，才有轰轰烈烈的人生。建文皇帝那小子（注）骨头一点也经不住酒泡，三杯两盏就醉成了一堆泥了。高原汉子是醉不倒的山。乘着酒兴他们到荞麦地里收割汗水泡化的岩石，用纯钢的铧（shuàn）刀在荒野里铧出一条路来，从狂放的风暴里赶回

羊群、牛群。用酒胆壮人胆，用酒力烧旺人力，他们和虎豹撕扭在一起，人和自然一次次征服性的对峙。一杆老式的铜炮枪，经常代表他们在大森林里发言。

他们爱酒，但他们不是李太白，溶化月光的酒灌不出诗来。他们是被绑缚过的奴隶，是失去过阿诗玛的阿黑。他们用酒鼓动隆起的肌肉，灌溉硬戳戳的胡子，熔冶男子汉的血性。欢乐和激动都浸泡在他们的酒里。他们也有不幸和忧愁，但他们不借酒浇愁。酒是他们火爆爆的情感，一点就燃的灵魂。

酒把两架大山粘在一起，把两个汉子粘在一起，所有的高原汉子在酒里站成联绵的群山。

高原上的岁月是在酒里泡过的岁月，这里的神话和传说都有一股酒香味。酒把他们的喉咙刺激痒了，他们就放开嗓子唱真正的国风，山风把他们雄性的歌声带得很远、很远……

住竹楼，住木楞房，酒在高原上驱赶冬天，脉管里有了酒，生命燃烧得更强盛。冬天，他们象玉龙山一样站在旷野里任风雪拥抱。夏天，他们劳作在火热的大峡谷里，黝黑的脊背上不断滚落太阳。吃青稞咽苦荞，他们从最粗糙的食物里升

·华顽强和坚韧，酒就是他们生命的酮体。从悬空的溜索上踩过去，不害怕人生险恶。

蛮荒折磨他们，他们征服蛮荒，在自然和神的面前他们不懂得匍匐，他们就是酒神。端起海碗坐下去，他们同火塘一起旋转。捧着酒罐站起来，他们和大山一同摇晃，他们就是醉了的高原。

注：据云南许多地方志记载，明成祖朱棣武装政变后，建文皇帝逃亡云南并长期生活在云南。

## 山 魂

山是她的摇篮……

象孵化小山雀似的，大山孵化过她许多希望。但她最终还是嫁给了那个爱吸水烟筒，爱撵魔子的男人。那天，兴奋的喷呐吹红山里的杜鹃，烈性的包谷酒灌醉了全寨的汉子……

她说不清为什么喜欢他，就象她说不清她为什么喜欢山。她喜欢他山一样的沉默，在这沉默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庄严和力量。他的胸膛厚厚实实的，靠在他的怀里，有一种安全感，象山一样实在，火塘一样温暖。

她这颗运转的星球，如今有了轴心。

她离不开山，也离不开男人。可他天天都要离开她进山去（那么密实的风雨都拴不住他），他要顺着葛藤从悬崖上吊下去采摘贝母。他采摘的贝母是一家人喷香的炊烟。悬崖峭壁上没有